

子恺随笔 (下)

丰子恺 著



NLIC2970888276



CIPG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书丛

子
瞳
随



NLIC2970888276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子恺随笔. 下 / 丰子恺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2013. 3

ISBN 978-7-5110-1151-0

I. ①子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4031 号

书 名: 子恺随笔 (下)
作 者: 丰子恺

总 策 划: 俞晓群
丛书策划: 李忠孝 梅 杰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印 张: 8.125
字 数: 130 千字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151-0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 言

丰子恺(1898—1975)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漫画家、散文家、教育家和翻译家,在绘画、文学、音乐、教育、翻译、书法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其著述宏富,生前出版各类著作共有一百五十多种。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丰子恺的作品一直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,也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地走进丰子恺的文艺世界和精神世界,应海豚出版社之约,我们将丰子恺的文学和艺术教育类作品,按照一定的“主题”予以分门别类,汇编为《缘缘堂书丛》。本丛书分两辑推出,计有16册,具体如下:

第一辑:《子恺自传》、《子恺随笔(上)》、《子恺随笔(中)》、《子恺随笔(下)》、《子恺品佛》、《子恺游记》、《子恺童话》、《子恺故事》;

第二辑:《子恺书信(上)》、《子恺书信(中)》、《子恺书信(下)》、《子恺诗词》、《子恺日记》、《子恺书话》、《子恺谈艺(上)》、《子恺谈艺(下)》。

收入各册之中的篇目尽量避免重复，但个别篇目因其自身的重要性或特殊性，符合两个甚至多个“主题”，为了保证每册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，只好重复收录。

本丛书以丰陈宝、丰一吟合编的七卷本《丰子恺文集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）为排印底本，并参照原刊本或初版本，对其中个别明显的误植、别字等作了订正。此外，本丛书在整理、编辑的过程中，还充分吸收了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，根据丰一吟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，增添了《丰子恺自述》、《个人计划》、《新年试笔》、《平生自序》、《对太虚大师抱歉》、《我写文章的一些经验》、《检查我的思想》、《行路易》、《〈弥陀经〉序言》、《〈大乘起信论新释〉译者小序》等数十篇丰子恺集外佚文、佚诗和上百通佚简。

据我所知，近几年，俞晓群先生主事的海豚出版社发心立志，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，大规模整理、编纂丰子恺作品，已出版和正在操作之中的重大选题就有《丰子恺儿童漫画选》、《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》、《丰子恺美术全集》、《丰子恺散文全集》、《丰子恺谈艺录》、《丰子恺全集》等。这是当今出版界的一件盛事、喜事和善事，也是广大丰子恺爱好者、研究者的一大福音。但愿这些作品集能早日问世！

陈建军
癸巳初春于武汉大学

目 录

元旦小感	(1)
爆炒米花	(3)
行路易	(8)
南颖访问记	(13)
梅兰芳不朽	(21)
告初学日本文者	(23)
敬 礼	(28)
代 画	(33)
先器识而后文艺	(38)
胜读十年书	(44)
幸福儿童	(49)

谈儿童画 (54)

斗牛图 (58)

随笔漫画 (60)

伯牙鼓琴 (65)

曲高和众 (70)

阿 咪 (73)

我作了四首诗 (79)

新的欢喜 (83)

彩伞说明 (87)

眉 (88)

男 子 (90)

牛 女 (92)

暂时脱离尘世 (94)

酒 令 (97)

食 肉 (100)

豐 都 (102)

癩 六 伯 (105)

塘 栖 (109)

中 举 人 (114)

五 爹 爹 (121)

菊 林 (126)

戎孝子和李居士 (129)

王 囡 囡 (133)

算 命 (138)

老 汁 锅 (141)

过 年 (143)

清 明 (156)

吃 酒 (161)

砒素惨案 (168)

三大学生惨案 (172)

陶刘惨案 (175)

旧上海 (179)

放焰口 (189)

歪鲈婆阿三 (195)

四轩柱 (200)

阿庆 (209)

小学同级生 (212)

S姑娘 (219)

乐生 (223)

宽盖 (228)

元帅菩萨 (232)

琐记 (236)

元旦小感^①

一九五七年元旦到了。想起了某古人的一首小词的开头三句：“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：……”我也想在元旦陈愿。但是没有酒，没有歌，只能陈一愿：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五日我曾经在《新闻日报》上发表一张小画。画中描着三个奇形怪状的女人：一个女人头上梳一个髻，有一尺多高。第二个女人的眉毛画得很阔，占据了半个额骨。第三个女人的衣服的袖子非常大，拖在地上的有七八尺，又转个弯堆在地上。这幅画上写着一个画题：“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。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。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。”画题

① 本篇原载《文汇报》1957年1月1日。

下面还有小字：“《后汉书·长安城中谣》。注云：改政移风，必有其本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。一九五六年深秋子恺画。”

近来有些号召提出之后，我似乎看见社会上有许多同这三个女人一样奇形怪状、变本加厉的情况，因此画这幅画。



我但愿一九五七年以后不再有这种奇形怪状，变本加厉的情况出现。

[1956 年]

爆炒米花^①

楼窗外面“砰”的一响，好像放炮，又好像轮胎爆裂。推窗一望，原来是“爆炒米花”。

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过，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。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，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，字眼听不清楚。问问别人，都说“爆炒米花吧”。然而爆而又炒，语法欠佳，恐非正确。但这姑且不论，总之，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。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，一只炭炉，一只风箱，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。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，密封起来，把铁球架在炭炉上；然后

① 本文系作者生前未发表过的手稿，作者去世后初载于1980年9—10月南京师范学院《文教资料简报》总第105、106期，后收入丰一吟编《缘缘堂随笔集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）。

坐在小凳上了，右手扯风箱，左手握住铁球的柄，把它摇动，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，旋到相当的时候，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，放进麻袋里，然后启封，——这时候发出“砰”的一响，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迸出，落在麻袋里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！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，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，然后向他收取若干报酬。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，带着孩子，拿着篮子回去了。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，是一种又滋养、又卫生、又经济的闲食。

我家的劳动大姐主张不用米粒，而用年糕来托他爆。把水磨年糕切成小拇指大的片子放在太阳里晒干，然后拿去托他爆。爆出来的真好看：小拇指大的年糕片，都变得同十支香烟簏子一般大了！爆的时候加入些糖，吃起来略带甜味，不但孩子们爱吃，大人们也都喜欢，因为它质地很松，容易消化，多吃些也不会伤胃。“空隆空隆”地嚼了好久，而实际上吃下去的不过小拇指大的一片年糕。

我吃的时候曾经作如是想：倘使不爆，要人吃小拇

指大的几片硬年糕，恐怕不见得大家都要吃。因为硬年糕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是质地太致密，不容易嚼碎，不容易消化。只有胃健的人，消化力强大的人，例如每餐“斗米十肉”的古代人，才能吃硬年糕；普通人大都是没有这胃口的吧。而同是这硬年糕，一经爆过，一经放松，普通人就也能吃，并且爱吃，即使是胃弱的人也消化得了。这一爆的作用就在于此。

想到这里，恍然若有所感。似乎觉得这东西象征着另一种东西。我回想起了三十年前，我初作《缘缘堂随笔》时的一件事。

《缘缘堂随笔》结集成册，在开明书店出版了。那时候我已经辞去教师和编辑之职，从上海迁回故乡石门湾，住在老屋后面的平屋里。我故乡有一位前辈先生，姓杨名梦江，是我父亲的好友，我两岁的时候，父亲教我认他为义父，我们就变成了亲戚。我迁回故乡的时候，我父亲早已故世，但我常常同这位义父往来。他是前清秀才，诗书满腹。有一次，我把新出版的《缘缘堂随笔》送他一册，请他指教。过了几天他来看我，谈到

了这册随笔，我敬求批评。他对那时正在提倡的白话文向来抱反对态度，我料他的批评一定是否定的。果然，他起初就局部略微称赞几句，后来的结论说：“不过，这种文章，教我们做起来，每篇只要廿八个字——一首七绝；或者二十个字——一首五绝。”

我初听到这话，未能信受。继而一想，觉得大有道理！古人作文，的确言简意繁，辞约义丰，不像我们的白话文那么啰里啰苏。回想古人的七绝和五绝，的确每首都都可以作为一篇随笔的题材。例如最周知的唐诗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东风。”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这两个题材，倘使教我来表达，我得写每篇两三千字的两篇抒情随笔。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，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“长安买花者，一枝值万钱；道旁有饥人，一钱不肯捐。”这两个题材，倘教我来表达，我也许要写成——倘使我会写的话——两篇讽喻短篇小说呢！于是我佩服这位老前辈的话，表示衷心地接受批评。

三十年前这位老前辈对我说的话，我一直保存在心中，不料今天同窗外的“爆炒米花”相结合了，我想：原来我的随笔都好比是爆过、放松过的年糕！

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作于上海。

行路易^①

古人有“行路难”这句老话。但在今日的新中国，这句话已经失却时效。今日在中国是“行路易”的时代了。有事为证：我久不乘电车了。前几天我出门买物，到站上等电车。我看见电车将要到站，无意识地全身紧张起来，这是解放前长年的习惯所使然：一则因为人都争先恐后，攀登要敏捷，不然吃售票员或别人的骂；二则耽心着车中无坐位，必须捷足先登，拼命争取。然而我的无意识的紧张是徒劳的：车子一停下，售票员先喊：“让老先生先上车！”他就伸手拉着我的左臂。接着站台上有一个乘客扶着我的右臂，一迎一送，我毫不费力地上了电车，犹如乘升降机一般。

① 载《新港》1958年8月号，署名丰子恺。本篇浙版《丰子恺文集》未收。